

去留之际

Original 邓安庆 邓安庆 4 days ago

DENG AN QING — 邓 安 庆 —

小说书写者的生命中很少有所谓浪费这件事

思乡曲

吕思清 - 吕思清小提琴独奏—爱的主题



一进门，就看到母亲在厨房。她正在做芥菜菜粿，面团搓成圆形，再压扁，然后小心地搁到盘子里。我过去轻轻地搂了她一下，她笑问：“做什么事？”我说：“没得事。”她抬头打量我一眼，“在这里住得不习惯？”我摇摇头，“哥哥嫂子都很好……”母亲点点头，“中午我们吃菜粿。”

小小的厨房，电饭煲米香潜了出来，楼下传来看门阿姨响亮的说话声，还有街上车来车往的喇叭声。“我爸呢？”我又问。母亲说：“他针头打完了，去药铺看看有没有新的买。”

去侄子的房间看了一眼，大侄子正在做作业，小侄子睡得正香。学校不能去上课，他们只好待在家里学习。哥哥办理好了各种手续，早上开车出发去东莞了；嫂子也要去上班。

他们在走之前跟我说：“两个细鬼你督促一下他们的学习。尤其那个小的，只晓得玩手机。”我说好。但其实我自己心里也没有底，跟侄子们相处的时间太短，这一次住在哥哥家里，几乎算是第一次如此长时间地待在一起。我感觉自己还没有熟到能监督他们的程度。

昨晚吃完饭，我想出去散步透气，小侄子跟我走。我牵着他的手，他居然也肯让我牵着。他一边走，一边兴奋地跟我说话，有时候说得太急，我没有听清，他也好有耐心地再说一遍。

老城区里街道狭小，理发店零星地坐着几个等待剃头的顾客，昏黄的灯光照着墙壁剥落的老楼。一切都是老旧的，唯独小侄子是崭新的。他的小手被我的大手牵着，手掌心出汗了，热热

的一块。

我们穿过大街，走到长江大堤上，我时刻留意，如果他流露出想自己走的意思，我会随时放手。但是他没有，依旧愿意让我牢牢地牵着他。那一份无限的信任感，让我心头颤动。

封城的两个月，也是我们家分离的两个月。哥哥一家在市区，出不了门；我跟父母亲，在乡下老家，也到不了市区。我问小侄子这两个月在屋里待得烦不烦，他说：“烦啊，跟坐牢一样！”这样小的年纪，经历过这样的事情，恐怕在他以后的人生回忆里是抹不掉的。

解封的第二天，哥哥就开着车带着侄子们回来，母亲做了一大桌子菜，油焖大虾、莲藕山药炖肉汤、卤鸡翅……都是他们爱吃的。我在灶屋里，跟母亲开玩笑地说：“还是做孙儿好啊，儿子都吃不到这些好的。”母亲笑得拍了我一下：“平常时给你做，你非要吃素菜，要减肥，怪我哦！”

那回，我们把菜端到堂屋的大桌子上，平常我们在灶屋吃饭的小桌子坐不下那么多人。吃饭时，我抬眼看他们。他们是我的亲人。这份“亲”，其实对我来说是需要适应的。我在外面这些年来，习惯于独来独往。到任何一个城市工作和生活，都得靠自己慢慢建立起一个独属于自己的生活圈。这个圈里，是没有我家人的。

而现在羁绊在家中两个月，一种新的相处方式渐渐生成。那些过去来不及去体味的生活，现在突然有了充足的时间去完成。父母的日益衰老，侄子们的日益成长，对以往的我来说，都只是遥远的背景，现在却都在眼前了。

但我知道我是要离开的。前几天哥哥开车接我来市区，笔直宽阔的马路，一排排高耸的住宅楼，新栽种的行道树，告诉我一个新的城区正在慢慢形成。过去我熟悉的那些村庄风景，不久后都要消失了。

哥哥在一个新建的商厦对面停下，我们下车去超市买食材。超市干净、宽敞、明亮，跟大城市上的毫无二致，一排排货物琳琅满目，我突然有些激动起来。这都是我熟悉的，在两个月前我还能自由地在北京类似的超市里购物，丝毫不会想到日后这些事情的发生。

连带看到那些购物的人群，虽然还是不宜聚在一起，亲切感却油然而生。被压抑的生活，正逐渐缓过劲儿来，进而恢复到过往的生机。而我内心中萌动着想要回到城市的渴求。

我知道自己是一个矛盾的人，也是一个别扭的人。能够跟亲人们生活这样长时间，我是开心的。但往深处追究，这份开心是有时间界限的，是建立在我迟早要离开的前提下的。父母亲从来没有说过让我留下，因为他们知道留不住我。随着垵里人的逐渐离去，过往我那份平静也跟着晃动起来。

北京暂时还不让去，我松了一口气，如此还可以在家多待一些时日；同时，我又心生焦虑，不知道何时能恢复我过往的“正常生活”。情绪反反复复，我没有跟父母亲讲。不知从何说起的纠结，“我要离开过自己的生活”与“我要陪伴他们度过余下的生活”，两种念头来回摆荡。

在哥哥家单独来住的两日，再也没有母亲在楼下忙来忙去的脚步声了，也没有父亲响亮的咳嗽声了。一切静极。我做着手头的工作，侄子们在房间里做作业，哥哥嫂子都忙去了。忙着忙着，觉得不对劲。

原来我已经习惯了乡下家里的生活了，乍一抽身离开，特别空落，甚至是惆怅。我不知道此时母亲是在菜园还是在灶屋，父亲是在叔爷家里聊天还是去村里剃头，屋门前的油菜花是不是快要凋落了……

才离开这么短的时间，想起来像是一场遥远的梦似的。等到我真的要离开了，不知道要花多长时间才能够融入到原先的生活节奏去。不敢想，也不能想。

还好他们过来了。母亲把蒸好的菜粑放在饭桌上，我连吃了两个，忍不住想吃第三个，母亲嗔怪道：“马上就要吃饭咯！”我这才停下手。父亲也正好回来了，针头没有买到，我说等我忙空了跟他一起去医院问问，之前哥哥去药铺问了一圈也没买到。父亲说：“刚解封，等两天都会恢复的。不急不急。”

我说好，转身去厨房端菜，母亲忙阻止道：“你放着，太烫了。我来端。”我说：“没得事。”依旧把菜端到外面的饭桌上。再进去时，母亲在炒下一盘菜。我又一次搂了一下她。母亲问：“做什么事？”我说：“没得事。没得事。”

早晨去江边看风景



母亲做好的菜粑

